



## 姜时喆张坊说秀亭

陈玉泉 \*

姜时喆是房山河套沟佛子庄村二道沟（自然片）人，从小聪慧过人，招人喜欢。姜时喆家境殷实，到了年龄父母就把他送去学堂，先后到大兴黄村上初中、到通州上师范，学成回房山县后，教了几年书，就到县教育局任科长。由于姜时喆在上师范时受到先进思潮的影响，从老师那里借读过《共产党宣言》，知道南方正在“闹共产党”，心里就像亮起一盏明灯，有了明确的努力方向。所以，姜时喆积极阅读进步书刊，抨击反动落后言论，支持教师和学生的合理诉求。特别是“九一八”之后，姜时喆积极呼吁抗日，并到学校发表抗日演讲，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。故此，国民党县党部找教育局局长问责，把姜时喆列为危险分子，并随后将他解聘。

姜时喆回到佛子庄后，先后被请到几所私立学校教书。由于他学历高、人品好、影响力大，又被南窖的煤业老板们请到

---

\* 陈玉泉：房山区作家协会秘书长、房山区诗歌学会会长、中国诗歌学会会员。



南窖完全小学任校长。在南窖期间，姜时喆积极联系王友吾等有进步思想的人士，宣传共产党的主张。特别是“七七事变”后，看到日本侵略者的暴行，姜时喆、王友吾更是义愤填膺，坚决拥护抗日救国的主张，积极寻找共产党八路军。

白秀亭是张坊片上村人，曾经到房山洪寺长育学校求学，有“白秀才”之称。白秀亭浓眉大眼，一表人才，喜欢听书看戏，崇拜英雄豪杰。20世纪二三十年代，社会动乱，土匪出没，打家劫舍，张坊又处于房山边缘，涑水、涿州、涿鹿的商道人员流动大，客商复杂，时常有商家大户被抢劫。所以，商会要求成立地方武装，保护富人的利益。大家公推有文化又豪侠仗义的白秀亭当团长。白秀亭开始没答应，考虑自己好歹是文化人，当个校长还差不多。但看到社会越来越乱，河套沟、河潞沟都成立了武装团会，他自言自语：好汉护三村，好狗护三邻，我白秀亭堂堂汉子，给乡亲们做点事也是应该的，他就同意了。自卫团成立后，他一方面保护大户、讨债要账，另一方面有时手下也做一下欺男霸女、敲诈勒索的勾当，最后还出了人命。手下人犯跑了，白秀亭被关进房山县大牢。

日本人的大炮炸开了监狱的墙角，白秀亭、胡振海等逃出房山城，并结拜成兄弟，各自拉起队伍，号称“抗日同盟军”，拜涑水人陈东来为总司令，其下分为十路，白秀亭为二路，胡振海为三路。相约互相支持，团结协作，共同抗日。但实际各怀心思，霸占地盘，打着抗日的旗号，尽做土匪的勾当。

姜时喆这次是带着任务来的。当时，根据包森的安排，姜



时喆就是来摸白秀亭的底，争取建立统一战线，共同抗日，让白秀亭的二路成为八路军的同盟军。

1938年5月，姜时喆雇了毛驴，贴着山边，悄悄地来到张坊。一进村口，哨兵喝道：“什么人？”姜时喆心忖，应该是二路的兵，就上前道：“我姓姜，找你们白司令。”哨兵一看来人，一生长衫，英气儒雅，不卑不亢，一定有来头，连忙堆笑道：“先生，白司令在大峪沟，您往东北走五里就到了。”姜时喆顺着哨兵手指的乡路，奔树木、庄稼身后的山影走去。

姜时喆顺着坑洼不平的村道来到大峪沟村口。岗哨拦住了去路，枪栓拉得山响。姜时喆做了自我介绍，说明来意。哨兵看来人举止不凡，谈吐文雅，不敢怠慢，连忙放行，并派一兵丁前头带路。姜时喆放眼前看，大峪沟真是名不虚传，两山相夹，沟深林密，气象森严。峡谷里传来战马嘶鸣和操练的喊杀声。又走了三里路，到了一个大院，墙高门厚，门外双岗，看来不是一般民居。引路兵丁前去报信，随后走出一人，身穿军服，中等身材，满脸堆笑，抢步上前道：“您是姜先生吧，白司令常念叨您，快请。”

姜时喆走进大院，仔细观看，这是一座四合院，一棵古槐耸立院中，房屋整齐，油漆半新。来人把姜时喆让进正房，屋子正中央一把太师椅，两侧分列四把座椅，看来是司令部兼会议室。请姜时喆坐到太师椅上，忙说：“上茶。”随笑道：“姜先生，我是白司令的副官，姓郑。白司令去房山办事去了，说是明天回来。您先喝茶，我让厨房马上备饭。”



第二天吃过早饭，姜时喆让郑副官陪同，说是看看士兵的训练情况。白秀亭的二路军号称一万人，3个师，10个团，分别住在张坊、大峪沟、片上、千河口、石亭和南尚乐。司令部在大峪沟，驻有一个师和特务团。郑副官带姜时喆先去特务团，营房都是征的民房，占了一块庄稼地做操场。士兵们正在操场跑步，军服还算整齐，都是国军二十六军丢下的。枪支架在一边，长短不一，汉阳造、火枪、猎枪都有。士兵们高矮不一，一脸麻木、愣怔，懒散松懈，显得训练不足、素质较差。副官看着姜时喆的眉头，尴尬道：“都是庄稼人、流浪汉，为吃饱饭来当兵啊。”他又说，“这还是特务团呢，拣身子骨壮的挑，好歹还有杆枪，别的团就更不行了，没几个人有枪，都拿铁锹镐。”姜时喆心凉透了，说：“不是说一万人吗？”郑副官龇龇牙：“不瞒您说，那都是卖山音，想跟政府要军饷的，谁想到国民党跑得比兔子还快，还得靠自己啊。”

第三天，白秀亭回来了，老远就喊：“我说眼皮怎么跳哪，原来是贵客登门！我的姜老师哎，想死学生喽！”在洪寺长育学校，姜时喆教了半年国语，白秀亭那时正上高小。门随声开，走进来一个白净大汉，身高体壮，身着军服，披着黄呢大氅，一脸豪气。白秀亭紧抢几步，攥着姜时喆的手笑道：“老师，您怎么有时间光临寒舍？”姜时喆站起来，握着白秀亭的手说：“秀亭，听说你的抗日队伍人强马壮，我来祝贺啊！”白秀亭伸手指向太师椅：“老师您请坐。”姜时喆回笑道：“不行，帅不离位，秀亭，你坐，别客气。”白秀亭道：“您在，我哪



敢摆谱。来，咱们师生挨着坐。”两个人就都坐在椅子上了。

白秀亭吩咐道：“来呀，给我老师摆十二八，把那瓶老汾酒摆上，我们师生好好聊聊。”

酒席撤下，沏上好茶。白秀亭对副官道：“关好院门，谁也别打扰我们，我和老师说说心里话。”

白秀亭脱下军装，只穿了夹衣，对姜时喆说：“老师，您把鞋也脱了，咱爷俩轻装上阵，哈哈！”他又递给老师一袋烟，嘿嘿道：“老师，我先给您念叨一下我的事。我起事以来，还算顺利，现在发展到几千人，也打了两次日本，打死几个，赚了点彩头。但是人多了，吃喝也多，枪也要添置，钱成了大事。还有就是缺军官，更缺参谋。他们都是大老粗，没文化啊。这不，这两天我去了趟饶乐府，去请马诚之老先生，说是请来给我当军师。可是，老人家死活不来，还骂我是土匪。您说我抗日救国，怎么是土匪？我真寒心啊！正好，您来了。这是天不灭曹啊！您可得帮帮我。”

姜时喆说：“帮你可以，你先得听我说说外边抗日的形势。现在小日本快打下大半个中国了，国民党大官、军队都往南边跑，丢下老百姓不管了，可恨！可你知道有一支军队迎着日本兵往北来了，打日本，救中国。这支军队就叫八路军，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。八路军的先遣队，前些日子来咱们房山县了，就住在我教学的南窖。他们带头的叫包森，是个能人，有文化，又能说，懂大道理，处处为咱们着想，是靠得住的人。有共产党八路军带头，帮助咱们，有救了！”



白秀亭给姜时喆满上水，笑笑说：“老师，我也听说野三坡来了共产党八路军，但只来了一个团，还没我的人多。”姜时喆正色道：“那只是先遣队，大部队在后边呢。再说，八路军的前身是红军，经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，战士都是铁打的，一个顶十个。而且，共产党的政策好，一切为老百姓着想，中国的前途得靠他们。”

白秀亭又给老师装了袋烟，自己吐了个烟圈说：“老师，咱们看看形势的发展再说。您也知道我的脾气不好，不能受人管，自由惯了，受不了共产党的纪律。老师，您既然来了，就帮帮我，把咱们的队伍管理好，提高战斗力，不是一样打日本吗？有了实力再跟共产党谈合作，也不会让人看扁。”

姜时喆听了白秀亭的话，心里想，看来不能急，明天再说，就伸个懒腰说：“秀亭，你也累一天了，咱们明天再聊吧。”

转过天来，姜时喆没见到白秀亭。郑副官过来说，白司令带人去收抗日捐了，并留下话，让去张坊集多买些鱼肉，好生款待老师，并派了两名勤务兵，不离姜时喆左右。姜时喆问郑副官，什么是“抗日捐”？副官说：“几千人的抗日队伍，人吃马喂，没有银子哪成？所以，要向商贾大户收‘抗日捐’。有的到时候就送来，有的不痛快，不去收就不交。这次是杨家财主，腻味得很，白司令亲自出马了。”

过了一天，白秀亭还没回来，并把小钢炮拉走了，说是遇到了硬茬子。

姜时喆心想，已是第五天了，包森他们一定不放心了。他



就和郑副官说：“得回去了，家里事多。”副官说：“白司令说了，不能让您走，让您留下当军师。”姜时喆一看，院里外都是卫兵，看来白秀亭是把我软禁了，怎么办？

姜时喆找来郑副官，把和白秀亭说的话又讲了一遍。把联合抗日、团结抗日的意义做了重点讲解。郑副官频频点头，小声说：“姜先生，实际上我是同意与共产党八路军合作，但大主意还得白司令拿。您先别着急，等白司令回来，我劝劝他。”

姜时喆围着院子转磨，哪能不着急啊，包队长他们不定怎么着急上火哪！但是两个护兵像尾巴一样在后边紧紧跟着。

到了晚上，姜时喆又把郑副官叫来，正色道：“我必须走了，家里人一定等急了，明儿早请你就送我出村。”郑副官一看姜时喆真急了，就低声说：“姜先生，实际白司令前几天就回来了，他为躲您，住到了老家片上村。一是他真想把您留下，给我们当军师。您要留下，白司令才有主心骨。所以，他让我看住您，不让您走，这叫‘熬鹰’，等您转性。再有，就是您来的消息不知怎么让小日本知道了，他们派人来叫把您捆了，送到长沟据点去。不然就来打二路。白司令左右为难，但说什么也不能把您送给日本人。他嘱咐说能留就留，万一姜先生非走不可，就从东山上把您送出去，怕队伍里有日本卧底。”

姜时喆听到这，心里热乎乎的，到底有师生之谊啊！心里道：秀亭到底是中国人啊。姜时喆沉吟片刻，对郑副官言道：“我理解你们的难处，但我也许多大事要做。你转告秀亭，抗日是一家，不能伤自己人。有了难处，一定去找我，共产党八路



军是抗日队伍的坚强后盾。”

鸡叫三遍，东天有些蒙蒙亮，郑副官悄声叫醒姜时喆：“姜先生您洗把脸，咱们垫点饭，早点送您走。”姜时喆哪里睡得着？一夜都是半醒半睡，赶忙一骨碌起来，洗脸吃饭。他的心早就飞到包森他们身边。郑副官递过来一封信，说：“姜先生，这是白司令给您写的信。”原来郑副官连夜派人去向白秀亭报告，说姜时喆铁定要走。白秀亭叹了口气，说：“我命薄啊！”写了此信。

姜时喆连忙打开，认得白秀亭的字迹：姜先生，秀亭叩上！学生无礼无能，没能好好招待您，请您多担待。秀亭拉起队伍抗日，逞匹夫之勇，渐感智穷力怯。原想请您屈尊助力，然您另有大志，学生不敢阻拦。盼日后师生联手，共图大业。再叩再叩！！姜时喆收起书信，思绪万千。挥手道：“不早了，咱们上路。”

郑副官在前边用棍棒探路，手脚并用攀爬在山径上，不时有野雉惊起。星星稀了，曦光初露，二人在山顶巨石上喘气。郑副官用手一指：“姜先生，顺着那条小路下山，往东走五六里就是云居寺了。您混在香客里上路，会安全得多。”

姜时喆紧紧握住郑副官的手说：“谢谢了，后会有期！”转过身，趑趄在弯曲的山路上，融进东方渐亮的晨光里。